



增长疲软、前景减弱、需采取行动

作者：[莫里斯·奥伯斯费尔德](#)

2016年1月19日

2016年伊始，金融市场动荡再度引起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风险的担忧。支持去年 [10月期《世界经济展望》](#) 预测的基本力量尚未消失，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强，这些导致我们下调了对世界经济中期增长的预测。

然而，在今天发布的 [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最新预测](#) 中，我们仍然预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今年将出现回升。

尽管我们认为总体增长前景只会适度下降，而且在未来几年还将出现改善，但是，核心预测情景的下行风险已经加剧。我们认为，对这些风险的关注是推动近期金融市场动态的主要因素。

今年的道路可能崎岖不平，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。

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三股势力与我们在十月所强调的并无二致：在中国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调整（即不再依赖传统的工业和建筑行业）过程中经济增长放缓以及金融市场风险上升；大宗商品价格下跌，特别是石油价格；货币政策不同步趋势（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之间）。这些因素继续在发挥作用。例如，自十月中旬以来，贱金属的价格和石油价格分别进一步下降了 15% 和 40%。

矛盾的是，规避风险的投资者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些动态的潜在负面影响上，可是，这些因素都是双刃剑，每个因素都可以带来一线希望，使其对世界总体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比现在市场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尤其是从长远来看。中国的再平衡调整对其实现更加可持续、更加灵活的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型必不可少；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利于消费者，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；美联储有效沟通的 12 月份加息表明美国经济表现相对强劲，仍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。然而，这些变化也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调整挑战，而且将主导着中期前景。

全球前景

具体数字有哪些呢？我们预测 2015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.1%，之后增长提速，2016 年达到 3.4%，2017 年达到 3.6%。较之 10 月发布的预测，我们将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增长预测均下调 0.2 个百分点。这一下调中，三分之二多的变动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放缓，但我们预计 2016 年和 2017 年这些国家增长将较去年温和提速。发达经济

体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增速略有加快，但也略低于[最近一期《世界经济展望》](#)中的预测水平。

像往常一样，加总后的平均数掩盖了各国间存在的显著差异。我们小幅下调发达经济体增速，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经济的看法稍有不那么乐观，而欧元区、英国和日本的增长前景总体上维持不变。

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，那些面临多重严峻挑战且 2015 年经济大幅萎缩的国家十分突出，如巴西和俄罗斯（以及其独联体邻国）。这些国家该年经济大幅萎缩，预计未来两年增速也将放缓。但是，对于其他拉美国家以及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国家而言，尽管增速不如往年，但增长形势看似有所改善。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溢出效应，使部分亚洲国家的增长前景减弱。相比而言，印度作为大宗商品净进口国，在各大新兴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增速。

下行风险

我们的情境中有若干具体的下行风险。与以往相同，当某重要经济体处于经济困境时，该国的事件会通过贸易、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以及信心等渠道对其他国家造成溢出效应。

下行风险之一是中国经济可能经历一段困难时期，增速放缓超过预期，这将直接影响其贸易伙伴，并扰动全球汇市和其他金融市场。考虑到中国服务部门和“新经济”部门稳步增长，同时也推出财政政策支持需求，我们维持了对中国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增长预测，但形势可能继续变化。中国要实现持续、强劲的增长，将依赖于当局及时采取果断行动，着手解决余下的失衡问题，同时应对先前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。此外，中国应向外界清晰传递其总体、协调的政策策略（包括汇率政策），这对维持国内稳定和海外市场稳定都至关重要。

对很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，货币贬值是吸收冲击的有用手段，但这会最终引发拥有外币敞口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。与之相关的是，流向新兴和前沿市场的私人资本在 2015 年三季度基本停滞，中国占去了其中的大部分。如果这一趋势加速、范围扩大，将成为一个潜在威胁，尽管国际储备能提供的较多缓冲。压力上升的另一个体现，是拉美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利差普遍上升，以及全球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，这都可能造成脆弱经济体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收紧。

最后，近几个月来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不降反升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流出不仅给邻国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，还溢出至欧洲，使欧盟内部出现政治分歧，劳工自由流动的现有框架受到威胁。快速吸纳难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将最终提高产出，但预先需要增加公共预算。在难民接收国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，我们不能忽视难民来源国存在的安全问题，正是这些问题致使人们流落异乡、漂泊海外。这些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成本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难民本身。

需要采取行动

对发达经济体而言，当前预期增速过低，无法尽快降低高企的失业率、尽早解决之前危机的遗留问题，也不能使实际工资快速增涨。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，当前的增长预期使其追赶高收入国家的步伐大幅放缓。各方需要行动起来。尽管政策建议应因国而异，但总的来看各国应率先在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：

首先，在经济活动放缓、部分国家面临持续通缩压力下，应采取措施支持总需求。

其次，有证据显示过去十年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。在此背景下，应采取措施提高经济效率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。对此，结构性改革极为重要，这将成为 2016 年 4 月《世界经济展望》的重要主题。

最后，需要进一步巩固、扩大全球安全网。应加强全球的抵御能力，不管未来挑战如何。

请参见奥伯斯费尔德的[视频](#)和[信息图](#)。

基金组织最新预测

全球经济继续增长，但增速放缓。

(百分比变化)

	预测值			与2015年10月 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最新预测的 差异 ¹	
	2015	2016	2017	2016	2017
世界产出	3.1	3.4	3.6	-0.2	-0.2
发达经济体	1.9	2.1	2.1	-0.1	-0.1
美国	2.5	2.6	2.6	-0.2	-0.2
欧元区	1.5	1.7	1.7	0.1	0.0
德国	1.5	1.7	1.7	0.1	0.2
法国	1.1	1.3	1.5	-0.2	-0.1
意大利	0.8	1.3	1.2	0.0	0.0
西班牙	3.2	2.7	2.3	0.2	0.1
日本	0.6	1.0	0.3	0.0	-0.1
英国	2.2	2.2	2.2	0.0	0.0
加拿大	1.2	1.7	2.1	0.0	-0.3
其他发达经济体	2.1	2.4	2.8	-0.3	-0.1
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	4.0	4.3	4.7	-0.2	-0.2
独立国家联合体	-2.8	0.0	1.7	-0.5	-0.3
俄罗斯	-3.7	-1.0	1.0	-0.4	0.0
俄罗斯以外的独联体国家	-0.7	2.3	3.2	-0.5	-0.8
新兴和发展中亚洲	6.6	6.3	6.2	-0.1	-0.1
中国	6.9	6.3	6.0	0.0	0.0
印度	7.3	7.5	7.5	0.0	0.0
东盟五国 ²	4.7	4.8	5.1	-0.1	-0.2
新兴和发展中欧洲	3.4	3.1	3.4	0.1	0.0
拉丁美洲和加勒比	-0.3	-0.3	1.6	-1.1	-0.7
巴西	-3.8	-3.5	0.0	-2.5	-2.3
墨西哥	2.5	2.6	2.9	-0.2	-0.2
中东、北非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	2.5	3.6	3.6	-0.3	-0.5
沙特阿拉伯	3.4	1.2	1.9	-1.0	-1.0
撒哈拉以南非洲	3.5	4.0	4.7	-0.3	-0.2
尼日利亚	3.0	4.1	4.2	-0.2	-0.3
南非	1.3	0.7	1.8	-0.6	-0.3
低收入发展中国家	4.6	5.6	5.9	-0.2	-0.2

来源：基金组织2016年1月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最新预测。

¹差异是基于当前和2015年10月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预测的四舍五入后的数据。

²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和越南。



莫里斯·奥伯斯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。此前，他曾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他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，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（1998-2001 年）。1991 年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，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（1979-1986 年）和宾夕法尼亚大学（1986-1989 年），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（1989-1990 年）。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（1973 年获学士学位）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（1975 年获硕士学位），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8 月，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成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，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（2002-2014 年）。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。

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·科普曼斯资产奖、Rajk Laszlo 高等研究学院（布达佩斯）约翰·冯·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·哈姆斯奖。他曾发表许多著名演说，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·伊利演讲、印度储备银行的 L.K.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·格雷厄姆纪念演讲。他还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，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。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。

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——《国际经济学》（第 10 版，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）和《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》（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）。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、国际金融危机、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。